

NANFANG

南方 七人诗选

NANFANGQIRENSHIXUAN

主编 周启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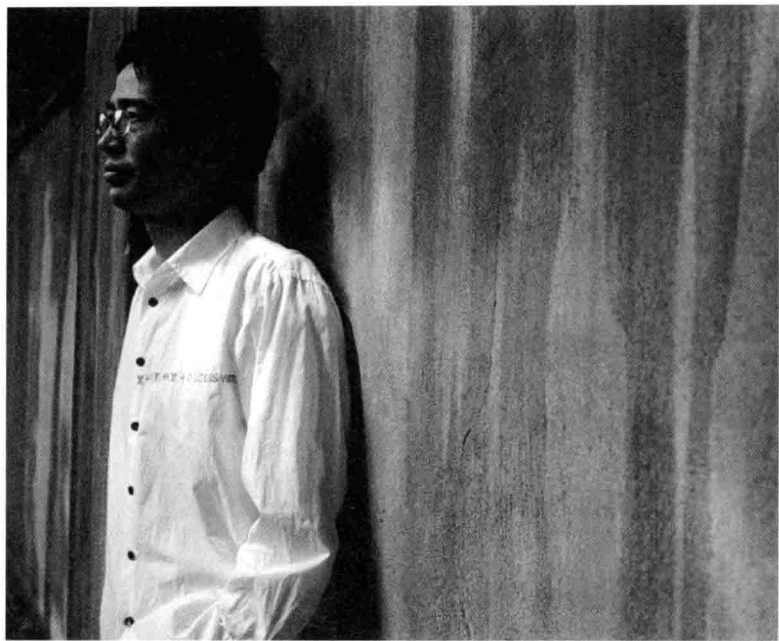
吴越电子音像出版社

目录

商略[50首]	/002
津渡[30首]	/064
苏野[40首]	/114
李三林[40首]	/164
育邦[30首]	/224
臧北[30首]	/282
张文武[20首]	/312
后记	/332

目录

商略[50首]	/002
津渡[30首]	/064
苏野[40首]	/114
李三林[40首]	/164
育邦[30首]	/224
臧北[30首]	/282
张文武[20首]	/312
后记	/332



商略

Shanglue

1970年生，现居宁波余姚，著有诗集《南方书简》、《南方地理志》。曾参加第二十三届青春诗会，获《诗刊》社2012年度青春诗人奖。

■ 商略诗选（50首）

父 亲

一匹老骥解鞍归来
在他的体内，升起了
秋天的烟尘和黄昏

他看不见自己的
侧影和轮廓，如今
变得柔软温顺

当鹌哥轻啄指尖
往昔的暴烈与威严
随之松动。一定有什么

从他手里漏下
是指间的鸟食？
还是枪械所的技能？

如今，他的老化的
时间结构，充满了
缓慢的衰弱和复杂

“有时，情绪会突然变坏，
让人难以忍受。”母亲小声地说
一边注视着他扶墙走来

我想，当暴躁和不安
重新来临，回到他身体的

是一个更为准确的父亲

我的母亲

母亲和我，同肖戌狗
今年六十有八，退休十多年了
每周六到家，她不是在
后窗念佛诵经
就是在阳台洗着什么

我的母亲，和别的母亲一样老了
她所经受的苦，和别的母亲
一样多，甚至更多
每次我去，她都会让我吃一点
佛像前供奉的水果

她给我说，已经准备好了
身后要烧的所有的纸钱
不用我们操心办理了
每逢周六，孤独症的侄儿
去了外婆家。唯一的鹁哥也死了

一整个白天，她更孤独了
没有一种孤独症可以精确地描绘
傍晚的，后窗的光

剪出了她曾经宽阔的背影
白发的光，神圣耀眼

我曾一次次翻看家里的相册
很多年前，年老的母亲和别的母亲一样
健康，年轻，漂亮
那是平行的另一个世界
在草地上，韶华缤纷的姑娘

淡灰的青草，承载着她
驶向1968年的春天
那时白云很白，蓝天很黑
我还没有出生，那些我听到过的
艰辛生活都还没有开始

冬至书

——给祖父

向晚天晴，黄金的灰烬
落在盘龙山腰，乡野更低
寂静是一种自我繁殖

这几年，我的记忆
越来越不可靠，一度迷失在
沿途的竹林石阶

就连你的肺气肿
和老慢支，也在去年梦里
不治而愈

你的暗红拐棍，会在春天
发出一枝嫩芽吗？
它多棱，坚硬，权威

是七十岁后的另一条脊柱
你嘴角紧抿
依旧严肃，苛刻

像冬日山野霜积，长草枯伏
我默数你生前教诲
我未尽遵守，也未曾忘却

模范邨

——给祖母

像陌生人那样活着
像江南弄堂的一小片阴影
就等着被遗忘
只剩那么一点气力了
不会太久
也不会太快

模范邨，只是一些石库门
泥灰和红砖
对我来说还有多少意义？
老虎灶，鸡毛菜
楼板上的积尘
提供稀薄和松软的往事

尽管不太远。我回来一趟
总得计划太长时间
我有太多愧疚
你太虚弱，已不再抱怨
你快干涸，欲言，又抛弃了语言
像阴影，深于阴影

我无法低下头去
因为这将面对我的内心
我只能侧着脸
长久地看一棵枯尽的植物
窗外是1980年的深秋——那年我初来
夜色陈旧，不可名状

岁末

冬至上坟，腊月廿四掸尘
一缸茶喝得晦暗和耐心

记得那日，从盘龙山回来

裤边上粘满草籽

可惜了，这样没有着落的生命

把今世浪费了一次

今日消逝，再没有今日

如同祖父长眠，不再醒来

窗台一盆秋海棠上

末日的昆虫多么无力

冬去春来，你已看不到

你浪费了太多时间。

岁末假日的欢欣

早已没有。我翻培着庭院草坪

混身透着一丝丝热气

中年赋

沿江，草木不语，

像中年人怀了一些心思。

就这样，一直一直地绿。

绿到最后，就会枯黄了。

可是，除了绿，还有什么办法？
须放弃的，都放弃了。
这一生里剩下的事，
就是抽芽，落叶，再抽芽。

活着，就是活一个过程，
能让一个中年人
理解存在的意义，
不过是风来摇晃，闲来低垂。

像一块坚硬的海绵，
话语越来越少，吃下去
不再吐出什么。
一个中年人，有了很多妥协，

有绿色一样的温顺。
他觉得欣喜不会再有，
觉得话说多，不如少。
这是减法的最后一步，

再无什么可减了。
像植物那样简单，听天由命。
当他微驼地，站在阳明东路，
像一枝失神的大麦草。

四十岁以后

——并致钟松君

四十岁以后，我发现自己
长得越来越帅
但不包括突如其来的
老年斑，和两鬓霜白
也不包括越来越古怪的脾气
但我肯定自己
长得越来越帅了
比如，每当傍晚
我在社区花园漫步时
我总以为自己是一只大象
孤独，缓慢和温柔
（尽管没有它的庞大）
缓缓行进在小径，穿过
鸟儿讨好的卷舌音
而黄昏的金色光线将一直
镀饰在我一侧的脸上

静园

在这里，我住了四十年，
不想搬来搬去了。

我不是觉得这里有什么好，
但也并不糟。

至少，我有一条河，
还有一座山间的小寺庙。
我不觉得，人往高处
走，有什么好。

至少，我有一个
不大不小的书房，
尽管凌乱，但有那么多灵魂
陪着我的寂寥。

再说，钉在书架上的那张照片
已经取不下来了。
那是1988年，
五块钱的宝丽来快照。

在万里长城的一角，
我的微笑蒙着灰尘。
我的胡须初长——我还没有
一把像样的剃须刀。

时间就是流水啊，
向我的低处走来。
我越来越接近他们的传言，
寡言，迟钝，枯燥。

我在我的园子隐居，
你也许听闻过，园里有一个阁楼。
和我日夜相伴的，
是一个光滑的羊头。

因为太多的沉默，
它的臼齿都已退化。
它不再吃草，
它知足地啜饮着消亡。

我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
一三五读左传，
下午去楼下的小河
洗脚，那别样的沧浪之水。

二四六学卦，或者上山
听年老的居士诵经。
语言虽已多余，
但尚有利用之处。

只愁屋有隐漏，再也修不好了。
泥水匠来看过，说
这是结构的问题。
中年的结构呀，总是让人惆怅。

老年生活

一个下午，甚至一整年
他坐在破藤椅上
什么都没干

有时，他打量
窗外的小天井
水门汀很白，像秋水

他想象，坐火车去旅行
他想象，像道士那样
穿过月光的墙壁

像灵魂那样穿过
死者的松林
和纷纷落下的松针

所以，他的肉身后仰
轻轻摇摆
似乎这样能够带来一点宽慰

他厌恶身后成排的书籍
厌恶坐在窗口
却想着抽烟

他厌恶自己
摇摆不定。他又想

摇摆也是一种平衡

这个样子，什么都干不了
旅行快到头了
他却没有旅行过

他等着什么呢？
他不知道。在下午深处
他忧伤得都不想动一个指头

那些早年没有说的
他至今仍不想说
早年不曾做的，至今做不了了

他坐在破藤椅上
什么都没干
一个下午，一整年

悲欣交加

在所有漫长雨季之前
总有一个灿烂晴天

不是为了让你
记住这一天，而是为了